

广西凌乐县群英公社
覽金生产大队瑶族社会历史情况調查报告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編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說 明

凌乐县群英公社覽金生产大队瑤族社会历史情况，是我組梁浩、陈恩光等同志，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調查訪問并編成初稿。最近由我組陈維剛同志加以整理成現在这本調查报告。由于水平有限，問題一定很多，希閱者指正。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編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

目 录

一、概 况	(1)
(一) 地理环境	(1)
(二) 民 族	(1)
1、民族名称与民族来源	(1)
2、民族关系	(1)
二、解放前社会状况	(3)
(一) 經 济	(3)
1、土地与农作物	(3)
2、生产力	(3)
3、生产关系	(6)
(二) 政 治	(7)
1、政治掠夺	(7)
2、反抗斗争	(8)
三、文教卫生	(9)
(一) 文 教	(9)
(二) 卫 生	(10)
四、风俗习惯	(11)
(一) 飲食、服飾、住居	(11)
(二) 家庭、婚姻、喪葬	(11)
五、解放后各項羣众运动	(13)
(一) 土改和合作化	(13)
(二) 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13)
(三)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17)

一、概 况

(一) 地理环境

凌乐县群英公社覽金生产大队，位于县城北，距县城約40华里。青龙山橫貫境內，海拔1250公尺。境內森林密布，素有“大青山”之称，山間溪水瀑布长流，气候較寒。

該大队住有僮、瑤、汉族人民。瑤族分蓝靛瑤和背簑瑤，前者195戶，1292人，住在金保、覽沙、九旦、九米屯，后者32戶，223人，住于九孔屯。瑤族住居的自然屯都是坐落在青龙山山腰上，各屯相距，少者六七华里，多者十五六华里。

(二) 民 族

1. 民族名称和民族来源

此地蓝靛瑤自称“被界門”（譯音，意即自己人）。称僮族为“諾背”（譯音，意即僮族二哥）。称汉族为“群大”（譯音，意即汉族大哥）。

据此地瑤族老人講，最早时汉、僮、瑤是三兄弟，共在一个地方居住。后来三兄弟分家，本地头人即在三兄弟都出外劳动的时候，把家中的东西分装在三个簑子中封好。三兄弟回来后头人要他們三人各挑一个，但不許誰打开看。三弟是瑤族，当时不懂事，觉得簑子重的东西一定多，因此就要了一个最重的簑子，大哥（汉）二哥（僮）都选輕的簑子。分好后即当面打开来看，三弟的簑中都是柴刀、斧头之类的东西，大哥二哥的簑中都是书籍、地契一类的东西。头人即当众宣布，大哥二哥分得了地契等，应在平地上种田，三弟分得的是柴刀斧头，应当上山砍山种地。这就是后来瑤族大都居住山区的原因。

另据瑤族老人講：此地瑤族是来自十万大山。当时来这里的有李、盘、邓、赵四家。凌乐以前是一片大森林，他們初来时居住在青龙山的九旦屯，后才到金保屯覽沙屯居住。在这里定居后，又有一部分去云南。瑤族到底何时来此地定居无法了解，但他們講到此地已有十一代了。

又据此地僮族干部介紹，僮族中有关于瑤族迁到此地的传说：此地原来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大森林，以前从无人居住，瑤族先来住在山上。一天，因下山找水，发现了水源洞（距县約三里的东山脚下），即在这里定居，开始养鸡养鴨养鵝。后来放鴨，鴨子順着澄碧河水流游到百色，百色僮人见有鴨順河而下，估計上游一定有人居住，即沿澄碧河上来，才发现有瑤族居住。后来百色等地的僮族也大批迁来此地定居。

根据这些传说来看，瑤族先来此地定居的可能性大。同时瑤族中还流行着一句俗話：“先有瑤，后有朝”。这也可以說明最初来此地定居的是瑤族。

2. 民族关系

解放前，此地僮、汉瑤族人民之間，大都是友好往来的，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联系。但

是在僮族岑氏土官統治時期，僮族土官和僮族地主惡霸不時挑撥民族關係，引起民族間的歧視。

平原的田地多為僮族占有，其次是漢族。僮漢族雖有部份人居住山上，但占有的土地面積較大。而瑤族全部居住山上，幾乎沒有什麼土地，每年只靠砍山種些玉米或其他雜糧來維持生活。有些僮族人過去看不起漢族和瑤族，民族之間是有互相歧視的現象。在彼此稱呼上含有歧視的意思。如僮族稱瑤族為“瑤佬”“卜壯”（譯音，意即住在森林里的野人），瑤族稱僮族為“卜垌”（譯音，意即住在平原的那幫傢伙）或“土人”。解放前民族之間是有隔閡的。據瑤族老人講：當初從外地來時，他們也曾住過較平原的地方，開荒地為稻田，但漢僮族統治者來後，奪去了他們的田地，把他們趕上山來。故瑤族對漢僮族是有隔閡的。

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民族關係更加惡化。解放前，此地僮瑤族農民爭水灌田，或因發生偷竊等事，出現互相爭吵打架的現象。國民黨反動派和壞人便從中挑撥，加深了民族間的歧視。

解放以後，由於正確貫徹和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在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才開始改變了這種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正常的民族關係。尤其是合作化後，民族關係問題曾在瑤族中展開鳴放辯論。瑤族同胞經過辯論，大都認識到過去民族之間的不團結，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造成的，不能籠統的說是僮族壓迫瑤族或說是瑤族歧視僮族。而那時真正壓迫群眾的不是整個僮族，而是地主惡霸、國民黨的貪官污吏及壞分子。因為在解放前不論僮族或瑤族的廣大群眾，同樣都受着國民黨的壓迫和地主階級的剝削，所以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惡霸才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敵人。經過了這場民族關係問題的鳴放辯論，僮、瑤族廣大群眾階級覺悟有了顯著的提高。因此在合作化以後的生產大躍進中，民族之間和民族內部，都出現了互相協作、互相幫助、互相支援的事例。1958年春耕犁田時，百坎屯的僮族韋開宏缺少犁藤，就想去金保屯瑤族那里買。但由於過去民族之間不團結，他怕去那里沒有飯吃沒地方睡，於是就在家裡做了兩個很大的糍粑，一個準備當晚飯吃，一個準備第二天當早飯吃，並就自帶一張毯子去。去到金保屯貧農盤大（藍靛瑤）家中，盤大見他來很熱情的接待。當時剛過春節，盤家中還有些酒肉，即拿出來招待韋，二人在吃酒中談得很投機，談到過去的民族不團結，並且說到共產黨來了，我們應當團結起來互相幫助。晚上即住在盤家，第二天盤大又招待他吃早飯並送給犁藤。韋很感激，就把兩個當正餐的大糍粑送給盤。韋回來後，逢人便講這件好事，他說：“瑤族同胞變了，對我們很好！”這件事在僮族中間影響很大。

1958年生產大躍進中，這種民族間民族內部互相協作相互支援的事例更是到處可見，如中稻插秧時，覽沙社（藍靛瑤）缺秧，石鐘社（僮族）就無代價的送給覽沙社500斤種的秧苗，九孔社（背篋瑤）旱田多，無秧田播種，金保社（藍靛瑤）就借給九孔社秧田播種了120斤種。石鐘社（僮族）因勞動力少，插秧趕不上季節，覽金鄉五個瑤族屯每屯抽出五個勞動力，帶着飯牽着牛去幫助石鐘社插秧，但还是趕不上，結果覽金瑤族鄉動員了大部分勞動力去幫助石鐘社插秧，苦戰了一天一夜，搶插了50畝，完成了任務。又如同年推廣密植時，金保屯（瑤族）不會插密植，石鐘社僮族社員看見瑤族社員插得不合規格，便馬上挽起褲腳下田教瑤族社員。瑤族同胞非常感動地說：“沒有合作化，沒有社會主義，那有今天這樣的協作！”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在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新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正在成長。同年八月人民公社建立以後，僮、瑤、漢三個民族之間的團結關係，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論是在鋼鐵戰線上或是農業戰線上，都更加緊密的團結起來。

二、解放前社会状况

(一) 經 济

1. 土地与农作物

青龙山森林密布，很少平地。据说約在解放前五十年，瑤族人民便开始在此开荒种地，并开了小量稻田，后来又有些瑤族人民向山外那舍屯的僮族买些水田，但数量都不多，他們主要靠种山地过活。

青龙山土質瘦瘠，瑤族人民又沒有施肥的习惯，因此采取輪耕方法，砍山种过的土地，經丢荒数十年后，草木腐烂，土質肥沃，再行砍种。因为这样，年年須开新地，面积便要逐年扩大。近几年来逐渐到七区江更多乡小东兰一带开新地。

瑤族人民砍种的山地有老山、青山、芒山等三种。土質肥瘦情况不同。

老山——是原始山林，沒有经过砍种，或經砍种但相隔年代很久，叶落草木腐烂，土質比較肥沃。最适宜作物生长，收获可靠。这是山地中的头等耕地，瑤族人民多砍种这种土地

青山——是經過砍种后相隔十多年，长出干青草和幼树的土地。这种土地比不上老山的收成好。但是由于山地有限，找不上老山时，仍然垦植。从目前来看，这种土地，覽金附近一带占有不少，而部份开垦过的土地，除比較平坦的能种油茶外，其余均丢为荒山，待年久后再行开垦。

芒山——这种土地是較之前两种差些，瑤民也极少开垦这种土地。这种土地杂野草多，肥泥又很少，农作收成不好。这种山地在全覽金來說所有也不多，且多是在比較远的地方。

覽金瑤族人民由于連年开垦，不断的扩大面积，种植树林或經濟作物也有不少。据1958年統計，原有油茶林約1,550亩、八角1,575亩、杉木林256亩，解放后又发展了不少，因此这些树林与果树，面积很可观，它在瑤族經濟生活中是一项重要收入。

覽金瑤族人民的粮食作物有稻谷、玉米、小米、紅薯、三角麦、芋头等，豆类有飯豆、貓豆等。經濟作物有油茶、八角、蓝靛。农作物中以稻谷、玉米、小米三种为主要，但产量很低。玉米地是以种子数量計算单位面积，每五斤种子相当一亩面积，可产玉米300多斤，小米以把計算，每八两种子可收50把（每把米粒5斤），稻谷每五斤种子可收250斤。

2. 生 产 力

劳动情况——这里瑤族的劳动情况，一般从12岁就开始劳动，有些60岁的老人还干活。解放前此地瑤族有换工习惯。每逢春耕、夏种、秋收，他們大都自由組合起来，你帮我我帮你，都不取报酬。但是在帮工那天，要备酒菜請吃一餐。

劳动强度：因过去瑤族人民都是砍伐山种地，并且是大山林，很費时費力。据说大的树一天祇能砍伐一根，比較小的也不过是砍四、五根，砍耕山地由砍木到烧草下种收割，起碼要100工。稻谷种植，由于由种植方法比較简单，每五斤种子的地約要18个劳动日，因此每

个劳动力每年除料理家务以外，能耕作的面积不多。

男女劳动分工：田间劳动，男的犁田、耙田、插秧、打谷，女的修田基、扯秧、割禾。砍山种地除砍大树由男子砍以外，其他农活男女同样干。此外，女的还要在家煮饭、养猪、缝布缝衣。有老人的农户由老人分担部分家务劳动。

生产工具——瑶族使用的农具有犁、耙、锄、刮、镰刀、斧头、柴刀、禾剪等；碎粒与脱粒工具有石磨、脚踏木碓、木臼、木槌、打谷桶、簸、筛等；运输工具主要是用马，用扁担挑，也用篾筐。这些工具从其构造看来，与外地的汉族所使用的完全相同。金保屯邓金付的前辈就会打铁，因此历年来金保屯瑶族除犁头向外地买来外，而其他的铁器农具都会制作，且是用废铁打制成的。一切木器农具都能自己制作。

对农具使用，由于瑶族长期的保持着刀耕火种的方法，因此斧头、柴刀是他们的主要工具。砍伐森林时，用斧头砍大树，柴刀砍小树、削树枝等。而每年新添的斧头、柴刀第二年就要再换新的了。

犁头、耙，是在种植水稻旱稻时使用。犁头能犁深三寸，铧重三斤半，全重九斤左右。耙全用木制，耙齿七条，长约六寸，耙身宽二尺。这种木制工具很单薄短小，但较适用于耕梯田。犁头、耙，因仅用于犁田耙田，故每把能用上八九年。

锄头与刮：锄头是割田基翻土，砍种山地时，也可拿来挖掘烧不完的草头或木头。刮是拿来刮茶山，杂粮培土或刮草皮等。这种工具家家备有。

镰刀与禾剪：镰刀有大镰刀小镰刀两种。大镰刀无齿，专作割杂草或砍芒草等用，构造稍弯似梳形，比有齿镰刀重有力；小镰刀有齿用于割稻，也可以割其他薯藤、豆藤等。禾剪是专割收梗谷用，因梗谷谷粒不易打落，必需用禾剪剪谷穗，晒干后用槌脱粒之。禾剪的构造：是由一片圆圆的如酒杯大的小木，木片一边挖去缺口，插上一小刀片，接上三寸长的小木条柄作成的。用时木柄握在手中，两只手指不断的把谷穗压入刀片口，左手也在不断的接过谷穗，使用起来速度也很快，每个劳动力每天能收得谷160斤，而较弱些的劳动力也能收100—120斤。禾剪，因其轻便，制作也很简单，每逢收割稻谷时，不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备带一把。

打谷桶：制作如外地的僮族用的一样，四方形，全用木板制成的。打时四人分站四边同时挥打，上面无竹蓆围挡，谷粒往外抛的很多，不能做到颗粒还家。瑶族田地不多且都种植梗谷，这种工具使用不普遍。每个屯祇有一个或两个打谷桶，各户互相借用。

脱壳与碎粒工具：脱谷壳时，有些只用石磨脱谷壳，用簸箕去谷皮后，才放米入木碓或木臼中去舂成白米，无石磨的农户便直接把谷粒放入木碓或木臼中去舂。石磨：因需请石匠帮做，不是家家都有的。脚踏木碓使用很普遍；小米脱皮都用木臼与木碓，但解放前瑶族多食玉米，小米也用木碓舂。

运输工具：主要是用马匹，也用扁担挑，而比较斜陡的山地，妇女使用篾筐。

耕作技术——瑶族耕作方法比较简单落后。玉米、小米、稻谷等都是一年一穗。现将几种作物种植技术分述于后：

①玉米、小米都是刀耕火种的方法种的。一般在腊月正月就开始砍伐森林，二月下种玉米，正月或四月种小麦米。在砍伐森林时，用斧砍大树，用刀砍树枝，最后砍扫一切草芒杂树。经太阳晒干后下方种。如是砍扫大的森林要经过很久的时间，有时因天阴多雨草木晒不干，就无法下种。

砍种山地没再另加肥，只是把草木焚烧作基肥，把燃不完的草根树头，用锄头挖开，即

点种或撒种玉米、小米。玉米下种后，有的用鋤盖土，有时没有盖土，小米是用木条把种子压下便成。玉米坑距不等，生长后不培土护理，等待收割。由于种植方法简单，土质不甚好，产量很低。玉米每5——6斤种子能收300多斤，如果遇着自然灾害祇能收100多斤。小米每八两种能收40——50把（每把春得米粒5斤）。

砍种过的地不能连年下种，如连年下种收成很少。因此年年要找新的耕地，经过开垦的土地，最少要丢荒十年以上才能复砍下种。由于年年换新地，须耕地面积很大，便要越界耕种。若是砍种别地区的土地，便要交纳一定的地租。如到七区的江更乡小东兰（僮族）地区去开垦，一般每500——1000斤产量的土地，要交光洋3——4元。议租时还要备酒肉各四斤、鸡一只请当地元老（头人）及当事人大饮一餐方能劈土下种。

②稻谷：有粳谷、搭谷两种，粳谷味香且能耐饿，多种粳谷。水田禾稻是三月中旬育苗，四月插秧，旱田是四月下旬下种。普遍没有翻土过冬，只在下种前一犁一耙，有些甚至没有犁过。只一耙就栽秧。插秧距离是1.2——1.5尺，多不中耕耘田，有些田因草太多就耘一次，也没有追肥。瑶族人民的水田多种粳谷，亩产约250斤。搭谷种于旱田或比较瘦瘠的水田，下种时不选种。现将水稻种植程序及每亩需工分述于下：

犁田 二工（天数，下同）

耙田 二工

割田基 敷田基 二工

扯秧 一工

插秧 一工

耘田 四工

收粮运粮 五工

共計 十七工

③蓝靛：是暨金瑶族历年来家家种有的作物。一般每户每年能收入两三塘，每塘可得蓝靛浆100——200斤，每斤值钱二角。自产蓝靛除部份自用外，还出卖一些来补助家庭收入。蓝靛种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撒播，一种是插种。撒播是三月下种，插种是正月下种，八月可做蓝靛。

做蓝靛浆方法，是将蓝靛根割回浸入塘中，三天后稍腐烂，便每塘放石灰40——50斤，用棍拌匀出泡沫，待沉淀后便成蓝浆。

④红薯、三角麦、南瓜、芋头等都是杂粮，是度荒粮食。三角麦在四、五月煮粥吃，南瓜、芋头冬天做饭。

⑤豆类：瑶族除猫豆不吃外，其他的拿来做菜用，缺粮的农户也拿来做粮食。猫豆，他们說吃了会头痛，因此拿来喂猪。这种作物都間种在玉米地中或其他作物地边。

所有以上的作物均是一年一穫。

肥料使用——解放前瑶族不习惯使用牛粪、猪粪、马粪、人粪尿等。此地习惯放野牛，一年四季牛都放在坳场里，直至开春才到山坳里找回来，因无人看管，有的牛死在山上，主家也不知道。猪、马有的也随便放出去。不积肥料。施肥，祇在育秧与插田时，有的农户随便的到山上砍些木叶来，放入田中漏肥，但数量也是很少。玉米祇是利用烧山时的草木灰作肥，中耕不再加肥。其他作物更没有用肥。而家里积堆的猪马粪倾倒河里去。

水利使用——瑶族很早就知引山水灌田。各地都修有一些水沟。水田是经常有水源来的，收入比较可靠，但是在过去，由于分散经营，没法积水蓄水，有时也有干旱的现象。

麗金地区水源多，山泉长流，各家都用竹筒引水进屋，一年四季飲用水都很方便。

农事季节安排

一月	砍扫山林	翻玉米地	种植蓝靛
二月	砍扫山林	下种玉米	
三月	翻田耙田	育秧苗	收蓝靛种
	撒播蓝靛	护理玉米	下种旱谷
四月	耙田插秧	护理玉米	下种藕掌紅米、小米
五月	护理玉米	护理稻谷	
六月	护理稻谷	护理八角	收早熟玉米 上山打猎
七月	种三角麦	括茶山	上山打猎
八月	收蓝靛做蓝靛	收小米	捡八角
九月	收稻谷	收玉米	捡茶果 收藕掌紅米
十月	收玉米	捡茶果	砍扫草芒
十一月	翻旱谷地	砍扫草芒	砍树烧炭
十二月	翻土过冬	砍扫草芒	砍扫山林

自然灾害——主要是风灾、兽灾、虫灾三种，水灾旱灾有时出现，但不严重。青龙山气候较冷，长年四季不离被褥。每年老历十二月下雪，有时结冰，不利砍山。风灾，每年是在七月间。玉米初生红鬚，暴风一来，受灾严重。如1958年损失的有90亩左右。兽灾，兽类有野猪、猴子、黄獐，以猴子野猪为害尤大。当玉米刚成熟时，猴子野猪便出来践食。虫类主要是螟虫，不但为害稻谷也为害损玉米。1958年统计，兽虫灾损失有160亩。

农民过去也经常猎兽，并且有很多打猎能手。猎兽方法，主要用粉枪打或用铁箍装。现在瑶族各户都备有猎枪。

3. 生产关系

此地瑶族因居住山区，故大都是每年砍山耕种，也有的租佃地主的田地或国民党的官田来种。但不论是砍山或租佃田地来种，都同样受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官府的残酷剥削，每年辛辛苦苦收得的粮食，除了交租以外所剩无几，租田形式有如下几种：

官田——此地解放前有一部份瑶族种过官田。所谓官田即指国民党伪县府掌握的一部分公田，这些田地农民可以申请租种，农民要租田，首先要准备好钱，然后带三斤鸡四斤酒的礼物去伪县府请求租田，伪县府收了礼物，即根据农民交多少钱，划出一块耕地。租额，一斤种子的田面积先交一块光洋，这笔款先向政府交称为“交根”，然后由伪县府发张执照，上面写着田地的位置、数量及年租多少。

“交根”钱只是取得租佃官田的权利。“交根领照”后，佃户每年都要按政府规定的常年产量交租一半。如常年产量是廿担就要交租十担，不管年成好坏都要按规定数量交租，如果交租不够，就有被官府抽佃的危险。

农民就是按时按规定数量交租，有的也被官府抽佃，但在国民党贪官污吏掌握下，只要谁给的钱多，马上可以把已出租的田抽回来，给出钱多的人租种，而宣布已领得的“执照”无效，并且“交根”的钱不退。因此，大部分出租的田，两三年后即被官府抽回。如麗沙屯瑶族贫农李卜扎，在解放前的一年，曾向官府交光洋25元作“交根钱”，领得22斤种子的地来种，但只种了两年，就被僮族一个姓韦的人用抬价的办法向官府领地，官府为了多捞一把，

便把李已佃种的田硬夺去交姓韦的种，而李前交的“交根錢”分文不退。

土官庄田——以前此地岑姓土官几乎占有了全县的土地，直到近解放前几年还有县城附近的平地四处好田，即四大庄田。这些好田，每年租給农民包种，全部产量交岑家，这样农民才能在附近另种一些坏田。农民每年还要送年节礼（鸡、鸭、羊、柑果等）。还有居住在后龙山区的大都常年靠打柴卖維持生活的瑶僮族人民，岑家也說这山也是他家的，而要后龙山的居民供給他家全年所用的柴木。岑家家族的人下乡，还要农民出伏抬轎，并要杀猪杀鸡侍奉，在解放前由于岑家兇狠及民族关系不正常，覽金的瑶族情願砍山刀耕火种，或租官田来种，而不願租汉僮族地主的田种或打工。

僱工剝削——覽金大队解放前瑶族有四戶富农，他們都是以僱工来剝削农民的。如九米屯富农盘卜爱，解放前有田地共五、六十亩，主要靠僱工耕种。他每年僱长工两个，农忙时还要僱短工四、五个，长工是沒有工資的，只有飯吃，每年只給一套衣服一块头巾。如九米屯的李四（瑶族）就在盘卜爱家当过好几年的长工就是这样。僱短工只給飯吃，每天工資二斤谷子。

砍树开荒——解放前瑶族主要是靠砍山刀耕火种来維持生活。刀耕火种大都是种一年或两年就丢荒，再砍新的山林，如果新砍的山是外乡的，也要向当地的地主恶霸送礼交錢后才得开，如覽金瑶族去小东兰（七区）附近砍山，就要先給当地僮族地主送三、四斤酒肉及一只鸡，并請吃飯，然后再交五、六块光洋才得开。

解放前覽金大队瑶族，由于居住山区田地不多，加上生产技术落后，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富农的剝削压迫下，生活是很苦的。如金保屯解放前有38戶，粮够自給的仅5戶，其余33戶都缺粮，缺粮戶占全屯85%。由于缺粮，大都是上山挖野薯野菜維持生活。

（二）政 治

1. 政治掠夺

国民党主要是通过乡村甲长制度对少数民族的統治，通过征兵、征伏、苛捐杂稅等，剝削瑶族。当地有句俗語：“有錢錢抵命，无錢命当差。”国民党征兵采取三丁抽二，五丁抽四的办法，单丁虽然不抽，但是每年要交納两次征兵費，每次五元，不当差便要錢抵命。覽金瑶民差不多每人都出过征兵錢。如金保屯36戶，每戶都出过征兵錢，每年抽兵两次，誰抽中了每名要10元。照国民党的兵役法本来是年十八岁以上才服兵役，但未滿十八岁青年被迫抽兵的也不少，解放前十年金保屯李漫、赵任松、邓金德、邓金山等四人，被征到凌乐受訓，后听到說要去打日本鬼，便偷跑回家，伪鎮长便带着伪警追到屯上来，說要逮捕赵任松等，赵任松等跑到后山躲起来。因无法长期躲，后来赵任松等每人仍出谷50斤，方算了事。

国民党不但通过征兵勒索瑶族人民，征伏勒索也很利害。民国廿年时，伪村长王德雍（伪政府派去的村长，城厢僮族人）为了押运粮食到靖西，便对覽金瑶族大征民伏、凡年上18岁至45岁的青、中年人通通被征伏，不出伏的，每人要交12元。后来修筑田林公路，王德雍照样征工勒索瑶族人民。

苛捐杂稅有人头稅、猪稅、土地稅、富力捐、福利捐、教育輔助費、乡村长警兵生活補助費等等。

1. 人头稅：国民党每年要进行戶籍登記一次，登記时要交納登記費，国民党官員說，誰不交納登記費，就沒有法律保障。

2.猪 稅：每到年底，伪村长就到各村屯各家实行登記猪头，每 100 斤生猪就要交稅一元，猪仔則估計交納。

3.土地稅：每10斤种子地面积要交納粮谷五斤，有时有些农民土地不够10斤种子的面积，也按照10斤計算，甚至3、4斤种子的面积也要交粮10斤。

4.富力捐：每年要收两次，每次每户四、五元。

5.乡村长伪警等生活补助费：是給伪村长乡长伪警用的。

6.福利捐：每月要出一次，二至三元。

7.教育补助捐：每年每家要出二至三元。

8.其他杂稅：瑤族拿东西上街卖的也被抽稅如：

蓝靛：每十斤抽稅一角。

八角：每十斤抽稅一角。

黄豆：每五十斤（一担）抽稅五角。

猪肉：每十斤抽稅一角。

米酒：每担（20斤）抽稅五角，瑤族过年熬些酒飲，也照收。

苛捐杂稅項目很多，甚至在街头卖小菜和草鞋的均抽稅。瑤族人民負担的杂稅很重，有些人連拍卖炊具也交不清稅錢。如黃順安、李卜甲等戶，就因交不起富力捐把沙罐和三頂脚卖掉也不够稅款。

瑤族人民，不但受国民党官府的勒索，还受到匪首恶棍的残酷剝削。如解放前有个匪首花名叫老傅。有一次，他派人到覽金来打油火，要瑤胞出光洋500元，并說：不出錢要把各屯杀光烧光。瑤胞不敢抵抗，只得湊够500元，交由邓卜鸞、赵滿、赵卜法、盘卜水等送去，誰知送到中途，恶棍老傅等，将这四人捆綁起来，后盘卜水与邓卜鸞两人倖能逃脫，赵卜法与赵滿两人无法逃走被关三个月，上刑拷打。并要他們两人再交出140元，后赵盘两人家屬到处借錢如数交去方了事。

2. 反抗斗争

由于封建統治对瑤族的压迫，因此凌乐各地瑤族人民也常常起来反抗。

如1927年和1930年，在罗楼屯就有李玉光、李玉金兄弟两人帶領瑤族人民打到县城，拆掉岑家的房子，后退回罗楼。岑家土官即到百色調来国民党两連伪兵，企图压服瑤民。当时因天下雨，瑤民用的粉枪打不响才失敗。国民党兵就将瑤族房屋全部烧光。

又在民国廿六年，国民党派人去朝里当乡长，压迫剝削群众，引起瑤胞的愤怒，把伪乡长捆綁起来打死。

同年，凌云伪县长謝王鑑对瑤族人民苛捐杂稅很利害，压得农民透不出气来。当时就有个僮族領袖陈光才（蓝台人）組織了利田、江更、覽金、詳囊、朝里等僮瑤族人民去攻打伪县府。与此同时，覽金的邓文安領導瑤民群众打到石秀屯，利田負責人領導群众打到水源洞，朝里的群众也打到鎮洪。当时拿的武器都是粉枪、斧头、柴刀、镰刀等，他們合攻城廂一天，因城是用石堆围着，打不下自退回家。然后国民党就对瑤民罰款警戒，伪县府曾传覽金瑤民邓文开、盘景春两人到县府，伪县长就大摆酒席請酒一餐，酒后伪县长就拿出枪砲器械恐吓到席的人說：“你們看看我們的枪砲，你們的土枪土砲怎能与我們相敌，”酒后伪县长并宣布各村各屯要罰款。而覽金瑤民当时每户出四元

三、文教卫生

(一) 文 教

解放前金保屯瑶民曾办私塾，由屯上的人请僮族老师来教，每名学童交谷50—100斤，但是上学的儿童很少，上学也是很随便。其他各屯因路途遥远，上学要翻山越岭，儿童是无机会念书的。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大队五个屯，先后的成立了四个初级小学，共有学生158人，其中九孔屯有初二班28人，九米屯初三班40人，金保屯初二班共30人，覽沙屯初小四班60人教师四人，族别，僮族三个，汉族一个，文化水平，初中毕业两个，师范生毕业两人。因这些教师都是外族人，教学言语有些困难，平时教学是用普通话，但低年级的学生听不懂，因此便用高年级的同学先作翻译，有必要时要到课堂去作翻译，才能解决部份困难。

学校教育除了教学以外，在生产运动中，教师与学生还参加一定生产劳动。大闹钢铁的时候，教师带领着高班同学一齐去烧炭炼铁，低年级的同学便在家收稻谷。

农民群众也展开了扫盲工作，尤其在去年大跃进时，全乡入学的有409人，适龄扫盲青壮年已100%的入学。有些社员经过学习，认得了一些字，如覽沙屯赵媽左读了几个晚上，便认得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22个字。

此地瑶族喜爱集体娱乐并善编唱山歌。过去他们在正月初二、初三、十五，三月初三、七月十四等节日，都举行集体娱乐活动。在这些节日之前，几个乡蓝靛瑶青年即互相联络，商定唱山歌的地点。节日，各乡青年男女都准备好节日盛装和食物，来参加歌节活动。这种歌节，他们称为“打布球”的节日。

这一天，瑶族老人都给自己的女儿煮好糯米糍粑，杀鸡一只，在家吃一半，剩下一半用芭蕉叶包好，给女儿带去与她心爱的男青年一起吃。在那天，男青年祇在家吃一餐早饭，午饭由女青年请客。早饭后，不论男女青年都穿着漂亮的服装，同赴歌场。节目活动开始，先打布球。（球是妇女在家做好的）姑娘手中拿着布球，选如意的男子，将球抛给他，如果对方有三次连续接不到布球，即要唱山歌，从此开始唱山歌。边唱边打，如果双方都打得好也唱得好，直到中午方休息，女的便将带来的糍粑等请男的一起吃，吃完中饭后又唱，一直唱到太阳下山。歌的内容：是互相介绍身世，或表示互相敬爱的，歌词是随编随唱，随问随答。唱歌完后，男青年即约和自己唱山歌的女青年到自己家来，男家父母不干涉，并杀鸡做饭招待，并请本村的男青年陪客。入席后，先在桌下烧放一些鞭炮，鞭炮一响，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然后才开始举杯饮酒。饭后又由男青年陪伴女客，大唱山歌直到通宵。天亮了，男青年们即送女客出村返家。

这种节日活动往往影响生产，合作化以后开始改变了。但是瑶族青年男女唱山歌的还很盛行，并且编唱新的山歌，歌唱毛主席和共产党，歌唱合作化和宣传党的各项政策。

(二) 卫 生

瑯族人民过去不大讲究卫生，屋前屋后，巷头巷尾，村前村后，到处可见粪尿。因此，蚊子苍蝇繁殖很快，居民疾病多。据说他们生的病多是发冷发热，胃痛头痛等。解放后，不断进行卫生教育，环境卫生比前好了一些。今年在积肥高潮中，各户屋内屋外都打扫清洁，并定每七天小扫一次，一个月大扫一次。现在人们生病大都去找药吃，很少求神拜佛了。

四、風俗習慣

(一) 飲食、服飾、住居

飲食——瑤族人民食糧有：玉米、小米、旱谷、紅薯、芋頭、南瓜、豆类等，其中以玉米、小米為主要食糧。這裡有的居民一年四季煮粥吃，鹽巴也不容易得吃。解放後在黨的領導下，改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組織起來，生活有了改善，很多農戶都煮乾飯吃。

菜食有：白菜、芥菜、蘿蔔、南瓜苗等。他們常常把青菜曬成乾菜，雖不是產菜時節，各戶仍有菜吃。五月多挖筍吃，多的曬乾，以備冬菜和過節食用。

居民忌吃狗肉。這裡凡年滿18歲的人，都取兩個名字，據說一個名字給陰間；另一個名字給陽間，給陰間的名字是告知神靈的，而神是最忌吃狗肉的，所以人也不許吃狗肉。但他們很喜歡飲酒。

服飾——在喜慶節日，婦女喜戴如碗形的銀制頭蓋，頭蓋旁掛有兩條長約一尺的銀鍊與一些銀圈，并用黑色布巾包头，兩耳掛銀釧。

男女都是用黑色布做衣。女的是開胸長袍，長至腳跟，干活走路都把長袍腳捲入腰帶。衣邊都用花條絲綫織成的美麗花紋，老幼婦女胸前都綑上一條紅帶直直垂下。褲與僮族穿的一樣，腳穿白襪。男的衫較短，腰束黑布帶，手戴銀鐲，腳綑布綁。

住居——藍靛瑤大都住水源較好的地方，且居住比較集中，村子一般是三四十戶。建屋用材都是木料，四週全以木板或木條圍成，上蓋瓦或蓋草，屋內東邊設火灶，另一邊有兩個小廂房，神台設於屋的正中。居屋有三層的也有兩層的，是三層的則下面關牛馬豬雞等，第二層住人，三樓放糧食和農具家具。是兩層的則下面住人，二樓停放糧食和農具等，屋外另有地方關牲畜。

住房多是面東背西。建屋用的木料多是杉木，忌用其他雜木特別是桃樹和酸果樹，人們認為建房用這些木材是不吉利的。建成新屋，先由老人拿一碗水分淋各個柱頭，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使房屋穩如泰山，家人壽比南山。

(二) 家庭、婚姻、喪葬

家庭——子女尚未長大成人時，家內事務由父母掌握，待兒子長大成親立家後，則由兒子掌管。男女在家庭活動和社會活動是不一樣的：①男子在下面，婦女不能上樓，媳婦不能和丈夫、家公、長兄同凳坐或對面坐。②男子去走親戚或出門做生意，婦女不能多說話，更忌講不吉利之話，否則做事必有差錯。③處理家庭和村中事務，婦女無權過問。所謂：“男人說話釘子扣板子（即講話算數），女人講話無牙齒（講話無用）”。財產繼承權屬男子，女子無繼承權，如家絕後，家財由房族和近親處理。

婚姻——過去多由父母包辦。訂婚與結婚過程：婚事一般由男家托媒人到女家說合。但媒人開始並不直接到女家說合，即先到女家隣舍了解，去時男家以紅紙包好一些旱烟交媒人拿去，媒人到隣舍以後即向他們說明來意，由隣舍的人先往女家轉達來意，然後媒人則由隣

舍的人陪同前往。媒人进屋即先把烟包交与女家，并說：“我們是一重亲，九重戚，万年踩不断的石板桥”。等吉祥話。接着双方議婚事。再請人算命合八字，八字合得来，媒人再往正式訂婚。当天，媒人并把男家带去的酒、肉各二斤，鸡一只，聘金等交女家。聘金当地称“花銀猪”或“母价錢”，金額如是銀子的一般十二至二十五两。这样訂婚告成。訂婚之日女家請房族老人飲酒。接着擇吉日結婚。

接亲之前两三天，男家派出四男三女到女家迎亲，他（她）們在女家住一天两晚，这时，女家即办酒席請客。第三天接新娘过門，女家也派二男二女陪送。新娘过門后的第一天晚上，人們唱歌作乐通宵达旦，次日办婚酒宴宾客。第三天女方陪作的人才回去，再过十多天，男家請一男二女与新郎陪送新娘回外家。所謂“回門認亲”。住了一天，新郎新娘同回。婚事結束。

喪葬——据說三代以前有火葬，后逐渐改为土葬。

这里瑶族凡成年人死后，男的剃头，女的梳髮，并都用茶水洗身，沐浴后入棺。年老的停棺做斋七天，而年青的或少生儿女的，即死即埋或停棺做斋二天。即安葬。抬棺安葬之日，子女穿白孝服，送葬的亲戚朋友及同族兄弟头扎小白布，以表哀念。土葬用土埋，火葬由四隣每家帮出柴火一担，把棺扛到山上用火燒。燒后取骨灰装入瓦瓶安置屋边。近三代来都用土葬，不用火葬。而火葬土葬都有民間傳說故事。

傳說在几百年以前，父母年老，丧失劳动力后，不火葬也不土葬，而是由家人杀死請酒办喜事，作起盖谷仓或起新屋待客之用，并留下一部分給同村各戶吃。后来，有个姓赵的孤儿，母亲早年亡故，由年老的父亲撫养成人。孤儿长至十二岁时，一天他上山看牛，见母牛生仔很难产。回家后便向他父亲說：“我今天见母牛生仔很辛苦，因此使我想起母亲生我的时想必也很痛苦”。并問父亲道：“我母現在在那里？”父亲答說：“你母在你尚未懂人事的时候已死去，她的肉分割給众人吃了”。孤儿听了父亲之話后，甚痛心的說：“母亲生我很辛苦，为什么把她的肉分給众人吃？真是不人道！”父亲又說：“因我們以前也吃过別家分来的人肉，所以也要杀她分肉吃”。孤儿最后对父亲說：“父亲！以后別家再送人肉来，我們莫拿来吃，以后你死了，我也不把你的肉分与別人吃。”从此以后，別家送来人肉，孤儿通通用盐浸过腊干，一点不吃。他这样做外人都不知道。过了几年，父有病在床，隣居的人天天来看他父的病，其意思是来催他快点杀父分肉。孤儿为了不讓外人知道父亲的病情，便把父亲收藏起来，并对旁人說：“我父病好了”。后父病死，他把尸体偷偷拿上山燒掉，但村上人仍不时来問要人肉吃。这时，他就把各戶以前送来的人肉一起搬出来，并当众說：“大众們！你們想想，母亲生养我們很辛苦，不知費了多少心血，用了多少米粮，才把我們撫养成人，她死了反而割她的肉来吃。这是多么残忍，多么忘恩負义，你們不信，請看看牛馬生仔多么辛苦呀！杀人分肉对不对？”众人都覺他言的有理。从此当地居民凡父母死了，都用火燒，再沒有分人肉吃的事。火葬开始产生。

后来又改火葬为土葬，这一改变也有傳說。

据說人死后，入阴間成鬼，以后又投阳間成人。若人死了把它燒燬，它很痛苦 投生困难。阴鬼往往回来嫁害后代。于是又把火葬改为土葬。

五、解放后各項羣众运动

（一）土改和合作化

解放后，全县先后进行了清匪反霸，減租退押等运动，汉、僮族地区于1953年进行土地改革。覽金乡瑤族地区于1954年进行土地改革。

覽金乡的土地改革，是采取和平土改的方法。划分阶级是各戶自报，大众公議的形式。当时划漏了一些地主，只征收富农出租部分土地。

土改以后，党和政府对覽金瑤族乡是很关心的。不論貸款、救济、稅收、粮食統購統銷等。都是首先照顧覽金瑤族乡，特別照顧了貧僱农。而地主富农对此不滿，他們对貧僱农說怪話，諷刺貧僱农。如在1955年征購粮食时，他們就諷刺貧僱农說：“你們貧僱农是大哥，政府愛你們，你們也应愛国嗎！应多賣愛国粮呀！”这說明了地主富农和坏分子，对党和政府及貧僱农心怀不滿。

1955年，覽金乡开始建立互助組。1956年随着全国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試办了两个小社：一是金保屯十几戶貧僱农組成的金保社；一是九孔屯廿几戶貧僱农組成的九孔社。合作社建成后，更引起了地主富农的仇視，他們在群众面前公开反对党的合作化政策。干部中的一些蜕化或坏分子的也和地主富农一鼻孔出气，对合作化不滿。1957年，城市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也暴露出来。

（二）政治战線上和思想战線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当城市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覽金乡地主、富农和坏分子認為时机已到，便掀起了一股妖风，他們兇惡地向貧僱农进行反攻倒算，破坏合作社，到处造謠，甚至毆打群众，挑拨民族关系等。有些人在成立合作社时，就混入合作社，企图从中破坏。如金保屯的坏分子邓金剛，在解放前当过十几年的伪村长，一貫不劳动压迫剝削群众。解放后假装悔悟騙取了群众的信任，又窃据了乡农会主席的职务。經過长期教育仍未悔改，經常跑富农家中大吃大喝，听富农的歪說邪道，实际上成为地主富农的代言人。如建社时，他对政府說：“群众不願走合作化的道路，”并在群众面前公开进行反宣传說：“合作化不好，合作社是減产餓死人”并污蔑党的合作化政策說：“合作化实际上是强迫劳动，不自由。”企图控制和阻止群众参加合作社。当合作社建立起来，他的罪恶企图落空后，就又混入金保社进行破坏活动，又污蔑党的合作化政策說：“政府讓我們成立合作社，就是为了征公粮和收購我們的口粮。”并且在1957年带头鬧退社。在他的破坏下，影响了金保社的鞏固。又如覽沙屯的富裕中农赵金荣，解放后党和政府看他有些文化，为了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在1956年曾送他去北京及祖国各地參觀。回县后又提拔他担任城廂区的副区长。但是由于他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回来后仍然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反对合作化运动。利用职权造謠威胁群众說：“我們少数民族地区搞土改是錯誤的，所以我們可以建社”。

由于坏分子的造謠破坏，对瑤族人民思想波动很大，有不少社員鬧退社，使工作和生产

遭受损失。与此同时，地主、富农也公开威胁群众说：明年（1958年）要收回被徵收分配的田地自己耕种。覽沙屯富农潘有中、盘贵龙等，曾写信去北京“告状”（后退回），还砍伐树木拿到被征收的田地旁边准备立牛棚，并通知分得田的贫雇农说：五八年他要收回耕种等反动言行。

在此时期地主富农又继续进行剥削。收买土地，僱工、出租土地。资本主义在覽金乡又泛滥起来。如覽沙屯富农赵金明，用150元买进八亩田，用高价转手卖出四亩得180元，除白得四亩外，还捞到卅元。又如金保屯的富农赵应祥，出租了十五亩土地，占他全部田地的52%，剩下的又僱工耕种，每工三斤谷，全家几乎不劳动靠剥削吃饭。

其次有些人也乘机大搞投机买卖活动，搞粮食黑市，贩卖耕牛偷税漏税。他们卖100斤谷得15元，比国家牌价高三倍。又如金保屯中农邓金昌，在1957年4月到7月，就曾贩卖耕牛四头，不纳税款。

地主富农还大量散布谣言。在1957年3月到5月间，正当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时，也正是覽金乡被地主富农搞得乌烟瘴气，谣言四起的时候。当时在这个乡出现了反动传单，说“老虎吐长诗（指反动传单），瑞皇要出世”“皇帝、李、盘、邓三姓各一个”，“四月初七洪水满天下，淹死汉族，瑞族初一十五要斋戒，否则同样被淹死”。还说：“不出工生产不挑水，男不向东走，女不往西去，乱走必得病发瘟死亡”。“四月初七那天洪水满天下，人馬慌乱，互不相识，各不相见，牛馬要带上红布，冒充汉族，也要被淹死”。并说：“以上要保守秘密，不给干部知道，那个漏了消息，将来要到广南向皇帝检讨”。

由于散布这些谣言，引起了覽金乡部份瑶族人心慌乱，很多人都拿红布挂在牛馬的头上。这时还出现了谣言说：“下面（指汉族）已死完，不久盐巴就没有了”，有些人信以为真，抢着去买盐巴。又说：“共产党要完了，又要改朝换代了”，“要赶快去银行借款，买东西吃”。引起了很多群众去银行借款。仅从1957年3月到7月，全乡就共借三千五百多元。有些人不搞生产大吃大喝。

此外，地主富农又借故殴打群众。如九米屯漏网恶霸地主盘卜爱，就经常过去给他当过长工的雇农李四偷他家的谷子，用木棍把李四打得浑身受伤，躺在床上五天起不来。又如覽沙屯恶霸富农赵金明也经常贫农盘卜有的儿子偷了他家的脚绑，而用烧红的钳挟盘的脸。

地主富农和坏分子横行霸道搞得覽金乡是乌云满天，邪气嚣张。群众反映说：“全国已解放八年了，各族人民都走向社会主义，我们还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根据瑶族地区情况，县委对全县瑶族地区的情况作了全面分析。认为青龙山瑶族集中的地区，牵连面广，影响很大，于是就选择问题多情况复杂的覽金瑶族乡作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1957年8月25日，县委抽调全县有关民族工作的干部共有三十五人组织了一支民族工作队。队中瑶族干部二十七人，僮族干部五人，汉族干部三人。首先集中在县里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党的阶级路线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件。并吸收了当时覽金乡乡长韦朝清和当时城廂区副区长赵金荣来县共同学习。反复讨论了县委的指示，检查了过去民族工作中的右倾思想，经过鸣放辩论，批判了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经过学习后，大多数干部思想有了提高，方向明确。工作队决定九月三日进覽金乡。

赵金荣和韦朝清思想没有得到改造。他二人提前回乡，回覽金乡后，即到各屯通知贫雇农说：工作队要来覽金乡，你们不懂的不要乱讲。因而有些富农和坏分子威胁群众说：“工